

## 主題：聖王政治

為政之道，歷代至為重視。人道敏政，天地大環境要好，全賴人心有道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在天地閉，賢人隱的春秋時代，孔子為什麼不隱遁山林，避世避地，卻選擇了從政辦學，遊說國君的弘道路線？觀其一生多為眾生而忙碌，極少為自己、為家人謀福利，與一般人自私自利的心態，全然不同。孔子何以能如此為眾生，為學道，為弘道不疲不厭？管子不死公子糾之難，忍幽囚之辱，還事中之主，孔子反而盛讚他的仁慈。希聖希賢之人，想必對此問題有所興趣。本篇文章，為我們覓得為政之道的真諦，堪為執政者戒。

## 孔子欲往——永不熄滅的希望之火

作者：三學

華夏中原行不通，在九夷邊疆，海外異國，只要有一線行道的希望，就是乘坐一葉小舟，孔子他老人家也要欲往。

孔子學貫古今，集聖人之大成，精通治國平天下之道，個人已達無所不通的聖人境界。可惜天命使然，孔子五十歲以前，受教弟子雖然無數，但是孔子能讓人民享有幸福安樂的治國本領，未曾牛刀一試。聖人心中固然知命坦蕩不慍，但是「行義以達其道」的希望之火，在孔子心中卻熾熱旺盛，未曾停熄灰心過，只要有一線希望能實現仁政，孔子都不願意放棄，論語陽貨篇有兩章經文透露孔子內心深處的心願。

「公山弗擾；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說曰：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

孔子在魯國時，有一位季氏的家臣名叫公山弗擾，他幫魯國最有勢力的季氏大夫掌管費城，他見他的家主季氏囂張跋扈，欺壓國君，公山弗擾也生了異心，陰謀叛亂。他想孔子曾主張墮除三家大夫太高的城牆，以免三家固守高城，不聽魯君的指揮，孔子可能會同意他的作法，就召請孔子和他共事。孔子「欲往」孔子起了想去嘗試的念頭，在和弟子論學言談中曾表白心意，子路聽了不以為然說：「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」子路認為道行不通就算了，何必去公山氏那裡呢？孔子回應說：人家來找我去，他有他的打算，那裡會空無所求，假使他果真能用我，我豈只是為維繫衰殘的東周王室呢？孔子的志願是在恢復周公的禮樂之治。

「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昔者由也，聞諸夫子曰：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：堅乎，磨而不磷。不曰：白乎，涅而不緇。」

晉國也有韓趙魏三家的把持政權，佛肸是晉國趙氏中牟縣宰，不滿三家的專權，佛肸準備叛亂，在庭中設一鼎，凡是不願合作的人，就投鼎烹死。他為了增加勢力，召請孔子參與，孔子「欲往」，子路見了又大不以為然的說：仲由從前聽夫子談過，本身不善的人，一位君子是不願去和他合作的，佛肸據守中牟一地背叛他的家主，夫子為何要上他那裡去呢？孔子答說：是的，我曾說過這番話。另外我不是也說過：堅硬的本質，再怎麼磨也不會被磨壞；也說過：謹守純白，再怎麼染也不會受其污染。我豈只是一顆高掛南方天空的匏瓜星，只能掛在那裡，可看不可吃呢？

這兩次的召請孔子，最後都因故作罷，孔子並沒有接受成行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「犯上作亂」一向是孔子反對的，公山弗擾、佛肸二位都是以家臣叛變家主，召請孔子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孔子欲往？有人認為，二位家臣是為了恢復國君的公權力，才興兵叛亂打壓跋扈強勢的大夫。這個說法也不盡然，從日後的演變來看，二位家臣並非全然無私為公。例如，當孔子奉君命派子路墮費城的城牆時，正是為了收復國君的權力，公山弗

擾竟然出兵圍困魯君和季氏，可見他們叛亂的動機是抱持「你季氏能不服君上，我也可以不服你季氏」有自立門戶的野心。

要瞭解孔子欲往的動機，可以從經文一窺端倪，孔子說：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孔子欲往是有條件的，假使公山弗擾真能用我的構想時，我才會去試一試，即使去試了，也是為了能推展禮樂的治國之道，讓天下生民得享仁政，免於痛苦。宦懋庸先生的論語稽對此有他獨到的見地，他說：

「其去魯欲見用於列國，因周遊陳、衛、宋、鄭間，則非若後世之以事一姓為忠也。且南遊而至於楚，又不以僭王之故而反駕也。以庶人而自謂文王既沒，文在茲也。」

孔子離開魯國周遊列國，並非圖謀一己的榮華富貴，寄望能遇到有心治理國政，為人民謀福利的明君，即使自封為王和周天子相較量的楚國，孔子也曾嘗試去一展所長。可見孔子行道的範圍絕不限於某國某地，一如天覆地載，陽光普照，萬物都蒙受孕育，不分彼此，沒有你楚我魯之分別。普天下的生民，在孔子心中都是平等的，都有權利享受仁政大道的滋潤。

這個觀念，從孔子對於管仲的推崇可見一斑，管仲不因齊桓殺他舊主而殉身，反而接受齊桓公的聘請，擔任宰相，盡心盡力幫齊桓公推動「尊王攘夷」的政策，保住中原文化，不受夷狄蹂躪。孔子對於管仲這種功勞讚歎為「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這就是他的仁慈！這就是他的仁慈！若果真是為實行仁道，解救生民的痛苦，地那有分東西，國那有分彼此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有仁德的君子對於天下的觀念，並無絕對的好惡，一切以道義為依歸，有義則一起共事，無義則三諫而去，「道」是最高的人事準則。

有一次，孔子在匡地遭到當地居民的誤會，被圍困數天，孔子依然信心十足的說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聖人文王既然已過往了，充滿聖哲智慧的文化弘傳，不是在我身上嗎？孔子就是以弘道為己任，他的一

切作為都是為了讓道行於天下。華夏中原行不通，在九夷邊疆，海外異國，只要有一線行道的希望，就是乘坐一葉小舟，孔子他老人家也要欲往。

區區「欲往」二字，就把一位聖人的胸襟表露無遺，我們讀誦論語時，能不字字致意，句句留心，深心體會言下之意？

本文出處：《明倫月刊》，1995 年 6 月，第 255 期，頁 50

--品味時間--

1. 孔子一生從政的經歷為何？其中有何酸甜苦辣呢？
2. 孔子一生積極從政，他的動機和目的為何？與一般為政者差異之處何在？
3. 孔子的行道胸襟、氣度和理想，你認不認同？理由為何？